



催工、地主和縣官

(民間故事)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PDG

目 錄

僱工、地主和縣官	胡林天 (1)
「捐前程」	万 一 (6)
聰明的興郎	柏 葉 (7)
無米炊	柏 葉 (10)
蘿卜房子	邵炳坤 (12)
假諸葛的「空城計」	郝 超 (14)
灶王爺	閻靖宇 (15)
縣官畫虎	薛鑫益 (16)
獵人和狼	常青 周祥 (18)
兩個醫生	沈秉超 (20)
買點心	劉學基 (21)
金金老爺	張廣德 (22)

僱工、地主和縣官

胡 林 天

从前，在一个縣城附近，有一家地主，僱着一个長工，名叫王成。

王成每天受上一天重苦，地主只給他喝兩碗黑豆糊糊。有一天，王成还没有耕完地，肚子餓的直叫喊，头昏眼花，握不住犁把。等不到天黑，他就从地里回来。到厨房里一看，老厨子还没有給他做飯。他走到後院，忽然有一股酒肉的香气，直鑽進他的鼻孔里。他走進去一看，桌上的肉菜和馒头正冒熱气。王成的肚子忍受不住，三咀兩口，就吃了两个馒头。

地主回来一看，就叫來老厨子問道：「馒头跑到哪里去了？」

老厨子說：「天曉得，馒头又没有長着腿。」

地主一出來，正碰見王成：「好！你這麼早回來，又偷吃了我的馒头，我要扣你一年的工錢。」

王成說：「慢來，這不能怪我，只怨你每天不給我吃飽，餓着肚子怎能幹活？」

地主的鬍子吹起來了，眼睛瞪起來了。可是，他又想了一会，就忽然笑了一下說道：「好，算你有本事。我再讓你偷我一件東西，限你三天，偷去我穿的这条褲子。如果偷去，我不但饒了你這一回，還多給你一年工錢；如果偷不

去，你就白給我做一輩子長工。」

王成說：「那不行。我吃你的饅頭，是因為我肚子太餓，我為甚要偷你的褲子？」

地主說：「你既敢偷吃饅頭，就要你偷我穿的這條褲子，偷不去褲子，你就白白給我做一輩子長工。」

王成沒有辦法，只好應承下來。

一天過去了，兩天過去了。

第三天後晌，老厨子給王成端來兩碗黑豆糊糊，只見王成還在睡覺。老厨子急忙把他叫醒。王成只吃了一碗，把剩下的一碗黑豆糊糊，裝在一個葫蘆里。

天黑了，王成躲在地主門外的牆角里。地主出門還要上鎖，王成就乘着地主回來時，輕輕地跟着他溜進去。地主回身把門關住，王成已藏在桌底。

地主睡覺了，他不脫褲子。王成就把那一葫蘆黑豆糊糊倒在地主的腿旁邊。地主翻過身來，用手一摸：「啊呀！年紀老了，享慣福了，兩夜沒有睡好覺，就壞了肚子。」他看看門，關的很緊。「三天兩夜已經過去，王成沒有辦法偷去我的褲子。」就脫下褲子，放到一邊，他夢見王成白給他做了一輩子長工。

第四天早晨，地主還沒有醒來，王成就拿着地主的褲子，向地主要一年的工錢。地主一看，又瞪起眼睛，吹起鬚鬚。他怎肯白給王成一年的工錢？就跑到城里，報了賊案。說王成是強盜。

縣官問地主：「老太爺的意思，把王成怎樣辦理？」

地主說：「請縣太爺判他白給我做一輩子長工，如果他再不安分守己，就把他殺死。官司斷好，我謝縣太爺十兩銀子。」

縣官便抓來王成問案。

这天問案時，大堂上圍來不少看客，都要看看這件事。

縣官問：「王成，你為什麼要偷吃老太爺的饅頭？」

王成說：「只怨他每天不給我吃飽肚子。」

縣官又問：「你怎敢偷了老太爺的褲子？」

王成說：「老太爺說好的，要偷不去褲子，我就要白給他做一輩子長工；現在他輸給我一年的工錢，請縣太爺快讓他給我。」

縣官一時沒有辦法，便想再制他一下：「好吧，我再看看你的本事。限你三天，把我的紗帽、藍袍、玉帶、朝靴一起偷去，如果偷去，我就把縣太爺的位子讓你，并拜你為師；如果偷不去，你就給老太爺白做一輩子長工，再不安分守己，就殺死你！」

王成又只好答应下來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。

第三天黑夜，忽然在衙門東邊有人叫喊：「快捉強盜！」兩個巡邏更夫急忙跑去。就在這時，王成早乘機從衙門的後牆上爬了進去，藏在牆角里。

縣官出門去也要上鎖，王成便乘着縣太爺回來時，輕輕地跟着他溜進去。縣太爺回身把門關住，王成已藏在桌底。

縣官睡覺了，他不脫衣帽，好像穿好了壽衣，裝在棺材里。王成便從身上拿出一小口袋小蟲，放到縣官床上。縣官迷迷糊糊覺得身上癢癢，隔靴搔癢自然不行，就解開衣扣，但越抓越癢，抓破的地方又癢又痛。「唉，兩夜沒有脫衣衫睡覺，便長滿了蟲子，縣太爺還能受這種罪嗎？」看看門，關的很緊，而且，縣官吩咐過衙役，衙門口添了守衛，衙門

後又加了更夫，「三天兩夜已經過去，王成沒有辦法偷去我的衣服。」便把藍袍、玉帶、朝靴一起脫下，又把床上掃了一遍，這才舒舒服服地睡去。並夢見地主送給他十兩白花花銀子。

王成帶上紗帽，穿上藍袍，系上玉帶，蹬上朝靴，輕輕走出縣官的屋子。到衙門口時，守衛的衙役熬了兩夜眼，正在打瞌睡，王成便學着縣官的語調罵道：「沒用的東西，如果王成來偷去我的衣服，就把你們統統殺死！」

「是，縣太爺。」衙役急忙站起行禮，並不敢抬頭，只是揉了揉睡眼，見那藍袍、朝靴一閃一閃地過去。

第四天早晨，全城的人們都跑來看這件奇案，看客們正在大堂外擠擠嚷嚷，忽然有人叫道：「看，縣太爺從衙門外回來了。」但走近一看，却是王成。看客們都給王成拍掌叫好。這一叫好不要緊，驚醒了半夜沒有睡好覺的縣官。縣官起身一看，衣服統統沒有了，糟糕，只好圍了一條花被子跑出來。

霎時，衙門口的看客們，一齊哄笑起來。

縣官輸了。但這七品縣印，他怎肯讓給一個僱工？沒有辦法，就只好暫時實行了賭約的後一條：縣官拜王成為師。

王成帶着縣官走出城去，走了沒有幾里，縣官腿又乏，肚又飢，便坐在一株樹下休息，樹後面有一小廟，房簷下有兩個行路人正在那里吃東西。縣官說：「王成，快教我偷吃東西吧。」

王成問：「為甚要偷吃？」

縣官說：「肚子餓壞了，快些偷吧。」

王成說：「慢來。看他們那樣子，吃的東西也不多，還是到我們掌櫃家里去吧。他家離這里不遠，吃的東西多得

報。」

他們走到王成住過的那家地主院外時，天色已經昏暗。王成把縣官扶上牆壁，兩人一齊跳進院里。院里有豬羊，有馬牛，但樓上樓下都靜悄悄的。仔細一看，只見在正房里擠了許多人，原來是地主得了病。王成便領着縣官進了一間偏房，抬頭一看，屋梁上用鐵鉤子掛着好大一塊滷豬肉。縣官肚里早又叫喊起來，但肉高人低，又沒有個凳子，縣官急了，就想了個辦法：跳起來咬上一口，他往起一跳，因力氣小，跳不高，豬肉离咀巴還有一尺多高，二次，他就鼓足了渾身的力氣，使勁往高一跳，張大咀巴一咬，「啊呀！」咀巴却掛上了鐵鉤。痛的他大聲直叫，兩腳在空中亂蹬亂搖。

正房里的人們立刻叫着：「快捉強盜！」院里早跑來許多人，把縣官從鉤子上摘下來，先用繩子綁起，然後就用皮鞭抽打。

「我是縣官大老爺啊！……」

但他血糊花臉，咀巴上又走風露氣，人們怎能認得他這位縣官大老爺？

「縣官大老爺會當強盜？」不由分說，又是一頓皮鞭。

這時他們忽然听得院外一聲高叫：「失了天火啦？」看時，打麥場上已是火光冲天，就慌忙把縣官裝在一個麻袋里，把麻袋口綁住，放在正房里。眾人一齊跑去救火。

王成乘空跑了進來，解開麻袋，把縣官倒出來，又聽見地主在炕上「哼，哼。」王成便把他拖下炕來，裝在麻袋里，綁住麻袋口，又到院里拖來一隻老母猪，把四蹄綁住，讓牠躺在地主的被窩里。

全家人救火回來，氣上加氣，拿起皮鞭，就照着麻袋打去。

麻袋里叫道：「我是老太爺啊！……」

「剛才是縣官大老爺，如今又成了老太爺！」

麻袋里又叫：「我真是老太爺啊！……」

打強盜的人回頭一看，炕上被窩里的「老太爺」在「哼，哼。」打的人更加用勁了。

一会，麻袋里就沒有聲音了，打強盜的人預備去報官府，解開麻袋看待，「啊！真是老太爺！」急忙到炕上掀開被子——

老母猪在：「哼，哼。……」

「捐前程」

万 一

一个老財的兒子，人都叫他「花花公子」。繼承下一份財產，却是一字不識。一心想「捐」个「前程」。

「前程」——錢成，有錢就成。他居然在老師衙門里「捐」到一名「生員」。可是，怎麼能叫人們知道自己是生員呢？回家和老婆商量了好幾個白天、黑夜，總算想出一个妙法子。备了一桌酒席，請來一位老先生，恭恭整整寫了「生員」二字的条子。可是，該貼在哪里呢？貼在前額上倒明顯，就是遮住了眼，走路不便；况且，前額多出汗，容易弄髒。只好把後腦上的頭髮剃光一片，貼在那里比較安全。从此，村上人見了，都要驚奇地叫一声「生員」。公子心里真熨貼。

一天一天地过去了，衣領把条子磨去了一少半，生員的員字下半邊的貝字給磨掉了。他走到街上，正在洋洋得意地擺

生員派頭時，有人在腦後叫了一聲：「生口（牲口）」。公子听了大怒，回頭對那人發話道：「你老子沒有供你念書，不識字不要胡認！」怒冲冲地走了。

走到轉彎處，心想解手，站在街道的一角上正要解褲子，忽然一股風把後腦上的紙條刮跑了。公子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急忙四下找尋，終於找到了。只是，看來紙條兒長了些，字也多了幾個。他忽然想起人常說的天賜福祿的故事，不覺心中大喜，計劃着滿斗焚香，謝天謝地。

多虧老婆手巧，想盡了方法，才算把一張長條貼在後腦上。公子急於要知道老天究竟賜給一個什麼祿位，又備了一桌酒席，把寫生員二字的老先生請來，一認，上邊大書：「此處不准小便。」

聰 明 的 興 郎

柏 葉

从前有个財主叫驢打滾，家里有很多田產，就靠「驢打滾」的辦法滾起來的。他的米糧囤囤越滿，他就越一股勁兒刻薄窮人。凡是種他地的佃戶，除了按地交租，逢年過節，還得給他送酒送肉。如有那家佃戶支應不上，不管你青苗在地，也得奪去。弄得各家佃戶，十分惱恨。

有个佃戶叫興郎，種了地主七八年地，年年是個吃不飽、穿不暖，地主還逼着他照例送酒送肉。這一年天氣十分乾旱，點雨不滴，莊稼歉收。興郎連自家的肚皮都難以打發，哪有酒肉給地主送上。驢打滾見興郎這回沒有送來孝敬，肝火挺旺，惱着一副鐵青臉，就在興郎家的門扇上，寫了一句

詩：「安心要奪興郎田。」

興郎從地里回來一看，知道是東家寫的，怕他把地馬上奪去，就連根柴草葉葉也落不上了，只好東挪西借，買了三斤豬肉一瓶酒，送到東家家里。東家高興了，過了一天，興郎又從地里回來的時候，只見驢打滾又在門扇上添了一句：

「不給興郎能給誰？」

興郎仍舊辛辛苦苦地在田里受着。這樣過了不久，驢打滾又因為興郎送不上禮生氣了，便在上兩句下添上：

「哪家回回按規程，

只有橋東張三元。」

興郎一看，知道驢打滾要奪地，轉租給張三元了。他惱恨地主的貪心，就像填不滿的無底洞。心里盤算着，就是不種驢打滾的地嘛，也得擺制擺制他，出出這口骯髒氣。他於是上地主家去了。

興郎一本正經地對地主說：「我給你退地來了，東家！」地主冷冷淡淡地說：「早該叫你退，看你里里外外也沒有半兩油水。」興郎強行壓住心裏的怒火，半吞半吐地說：「是呀！我沒有啥油水，可是東家地裏的油水不小！」

驢打滾以為興郎還想種他的地，故意刁難着說：「既然地里油水不少，那你四頭八節，還捨不得給東家送點東西哩！」

興郎說：「我可不是說東家的地上。只靠你那乾脊樑，就受折了我的腰節骨，也得不到半點好處。我指的是地下。」

驢打滾摸不着頭惱，他說：「地下有啥油水？」

興郎穩穩當當地說：「記得有一天，我正鋤地的時候，鋤頭叮嚕一响，不曉得碰在啥硬東西上，聲音實在脆靈靈

的。等我慢慢刨開來，却是东家地裏埋着一瓦缸金子。」驢打滾一听，高兴的眉開眼笑了。兴郎繼續說：「金錠子上，都刻着太老爺的名字，想是你那父親在世，埋在那里的。我想咱窮人可是『人窮志不短』，所以也沒敢動，便又悄悄地掩埋起來了。」

驢打滾听了，心裏暗暗盤算：那樣大一塊地，找埋金子的地方，可是不容易。現在只有兴郎知道，於是便安心籠絡他。他馬上叫出他老婆狐迷子來，吩咐在堂屋裏預備酒飯款待兴郎。那狐迷子，假眉三道地獻殷勤，左一樽，右一樽地敬兴郎的酒。

驢打滾一張咀，眼睛先笑，他試探着問：「兴郎哥，果真那缸金子，全刻着俺爹的名字？」

兴郎說：「我向來老老实實的，怎麼能胡弄你！」

驢打滾又說：「這一缸金子，究竟有多少件數，你沒過手？」

兴郎看驢打滾那副酸滯滯的樣子，心裏暗暗好笑。他說：「上面既有你大人的名字，我哪裏敢動一動！」

驢打滾的眼睛，樂得眯成一條縫兒說：「動一動有啥關係。就是拿個三塊兩塊的，我還能怪罪你？少不得將來還要重重地酬謝你哩！」

兴郎知道財主的咀是蜜鉢鉢，心是辣角角。就說：「既然东家寬洪大量，那我就實說了吧！原先我不敢動，後來瞧着有兩塊沒有刻字的，我便揣起來了。」

驢打滾的心，跳得嚙嚙地，心想这小子還不定拿了幾塊呢！但是臉上裝得不露一絲声色說：「你真拿了兩塊？其实再多拿幾塊也不打緊，反正將來也還要送你嘛！」說着又敬了兴郎一樽酒。

兴郎說：「原先我只拿了兩塊……」

驢打滾头上冒汗了，急忙說：「後來呢？」

兴郎說：「後來我打主意，再拿幾塊，可是剛一伸出手去，就給我老婆踢醒了。」

驢打滾听到这里，臉拉長了，也剎地變白了，心想敢情是上了兴郎的当了。我驢打滾是一世吃人的，從來還沒有讓人吃过我一口哩！心裏一氣，嗓子里打了幾声嚔嚔，便倒在地上死过去了。

無 米 炊

柏 葉

从前有个厲害的婆婆，对待兒媳妇非常不好。大兒子娶了一房媳妇，过門以後，婆婆將媳妇喚近前來說：「這兒有七尺布，你給我做一件衫子，做兩個枕头，做一件圍裙，还得拉一塊手巾。」媳妇回到屋里來，左量右等也不得夠，她素日就聽說婆婆厲害，於是抱着布低声地哭了起來。

這件事給鄰家一個姑娘聽着了，便來勸慰她說：「姐姐，不要哭了，你把衫子做起來吧！」

媳妇一陣陣傷心，說：「這七尺布剛剛是做一件衣衫的料子，哪來的枕头、圍裙、手巾交待婆婆呢？」說着便又哭了。

這個姑娘非常聰明，她說：「照着我的話做起來，我再教給你怎麼去交待她。」

媳妇听了她的話後，便穿針引線，把它做起來了。

媳妇把衫子拿到婆婆那里。婆婆說：「做完了？」

媳婦胆怯怯地說：「做完了！」

婆婆拿起來一看，原來只有一件衣衫，她板起臉來說：「枕头、圍裙、手巾在哪里呢？」

媳婦一邊拉着袖子，把胳膊彎到頭邊說：「這樣不是有了枕头啦！」又兩手拉展自己衣裳的前襟說：「這就可以當圍裙！」隨着撩起前襟，拿底襟擦了一把頭上的汗說：「這就是那塊手巾！」

婆婆听了啞口無言。

婆婆說：「好聰明的辦法；不過我看不會是你想出來的。」

媳婦覺得既給婆婆看穿了，便告訴她是鄰家姑娘教給的。婆婆便托人說媒，把這個聰明的姑娘，給二兒子做了媳婦。

花轎子抬到婆家三天，婆婆就給二媳婦出難題了。她要這聰明的姑娘，給她做一鍋無米的粥。這姑娘慷慨地答應下來，嫂嫂倒替她捏了一把汗。

婆婆上廚房里來，看媳婦怎麼做這無米的粥。聰明的姑娘，馬上拿起一根杆麵杖來遞給婆婆說：「請你幫忙給我吹吹火吧！」婆婆攪着那根杆麵杖，對二媳婦說：「杆麵杖哪能吹火呢？」聰明的姑娘說：「婆婆，沒米怎麼做粥哩！」婆婆服了這個聰明的姑娘，再也不來難為她了，從此家里過起了和睦的生活。

蘿卜房子

邵炳坤

在很多年以前，張村有个老漢叫張老三；李村有个小伙子叫李小四。这两个人都是种菜的能手，他俩培植的蘿卜都有水缸那麼粗，一輛牛車只能拉兩三个。但是，張老三的蘿卜年年比李小四大一些，所以兩村的人都叫老三为「大蘿卜」；小四为「二蘿卜」。因为老三的蘿卜大，所以在老三的眼里，總把小四当作「毛娃娃」看待，虽然小四經常向他請教，但老三却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。

每年，老三和小四都要在小四的家里定期举行一次「蘿卜賽会」。到那一天，兩村的男女老少都要到李村去瞧他俩的大蘿卜。多少年來，老三總是優勝者；小四一直沒有赶上他。

有一年，老三收的蘿卜特別大。在將要参加「賽会」的前幾天，老三和老婆、兒子費了好幾天工夫，挑选了一个頂大的蘿卜，準備和小四賭賽。这个蘿卜真夠大，要用一輛牛車，才能夠裝下它。

賭賽的日期到了。前一天的傍晚，老三和兒子、媳婦及滿院的鄰家，費了很大力量，才把蘿卜抬到牛車上，用油布蓋住。掌灯時分，老三趕着牛車出發了。

「得兒啍！」他一路吆喝着牛，唱着小曲子，興緻特別大。想像着小四失敗以後的寒愴樣子，覺得渾身輕飄飄地像飛在半空中一樣：「小伙子，年輕呢！以後還是不要再班門

弄斧吧！嘿嘿！」

小四仍然和往年一樣，必恭必敬地在村外等候老三。一見老三趕着車來了，便搶過去把鞭子接過來，把老三迎到家里，備飯款待。

小四的院子里新添了一間大車房，里边既能停車，又能喂牲口。小四把老三的牛車趕進車房里，卸了車，喂上牲口，才和老三去吃夜飯。飯後，老三一定要在車房里搭鋪伴着蘿卜睡，小四無奈，只好依他。

老三一夜興奮得睡不着，他想，明天把油布往起一掀，小四一定大吃一驚：「嘿！好大的蘿卜，我情願甘拜下風。」村里的人，一定更佩服自己，大家的舌頭會驚得伸出來縮不回去。

月亮上來了，老三還翻來覆去睡不着覺：「小四的蘿卜在哪里呢？一定小的可憐，我倒要起來找找看。」老三爬起來穿上衣服，滿屋子亂找，怎麼也找不見。走出車房，扭頭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：嘿！原來這間車房是一個大蘿卜掏空弄成的！有門、有窗戶，圓滾滾地佔了半个院子。想不到，自己和老牛、大車，還有自己認為頂大頂大的蘿卜，竟然在人家小四的蘿卜里边住了多半夜，自己還在夢想着和人家賭賽呢！

老三的舌頭半天沒有縮回去，頭上像澆了一盆涼水一樣地覺得冷颼颼地：「唉！我太自負了。」他呆呆地站了半晌，偷偷地套好車，帶着頹喪的神情趕着車連夜回張村去了。

假諸葛的「空城計」

郝 超

从前，有一个老头名叫李全能，很爱看书。他看了「三國誌」，十分敬佩諸葛亮这个人，而且特別欣賞諸葛亮的「空城計」。以後，他無論作什麼事，都要学着諸葛亮出个小計謀。因此，人們都叫他「假諸葛」。

有一次，村上請來縣里有名的一班好戲，在大廟上唱。因為戲很好，所以李全能家裏的人都想去看。可是，把誰留在家裏看門呢？半天沒人說話。後來，李全能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跟全家人說：「你們都去吧，我一个人在家看門。」他這麼一說，全家男男女女、老婆媳婦都高高兴兴地看戲去了。李全能等家裏人走完後，他把各屋子的燈都點亮，門也全打開，他自己也往戲場去了。散戲後，家裏人回來一看，各屋子里都點着燈，大開着門，老婆、媳婦們議論說：「就他一个人在家，怎麼點了這麼多的燈？」可是，到屋子里一看，連老头也不見了，大家都很驚奇。這時，李全能也回來了，他一進門人們就問他：「你到哪去來？點着燈，大開着門也不上鎖，小偷偷了東西怎麼辦呢？」李全能不慌不忙地說：「這就叫做『空城計』。你們都回屋里看看，東西少了沒有？」大家檢查了檢查，果然東西全在。

第二天晚上，家裏人問他：「今天晚上怎麼辦？」李全能說：「都走吧，我有的是辦法。」人們走完後，李全能跟昨天晚上一樣，又用了「空城計」走了。家里人們看戲回

來，不只房門開着，櫃子門也開了。一檢查，衣服、物件丟了不少。一个个哭的哭、鬧的鬧，李全能也气得躺在炕上一夜沒睡覺。天剛亮，李全能就跑到街上向人們說：「我看諸葛亮並不高明，『空城計』也不頂事！」接着就把如何用『空城計』，如何丟了東西說了一遍。有一個人拍了拍「假諸葛」的腦袋說：「諸葛亮一輩子只敢用一次空城計，可是你連着兩晚上就用了兩次。這怨誰？」

灶 王 爺

閻 靖 宇

過去人們傳說，灶王爺原來是給朝廷做飯的，因為有了功，死後，朝廷便封他當灶王爺，叫家家戶戶供奉他。

這個傳說並不真實。據說，古時候有個朝廷很饒，世界上所有的飯，他都想嘗嘗。並且還專派了許多人給他找好飯吃。這樣，時間長啦，自然慢慢就沒有新的飯樣了。朝廷也就更饒了。可是，再也沒法子，朝廷只好親自出馬，到各家去找新飯樣。

正走着，朝廷碰見一個年輕媳婦。這媳婦是個仙女變成的，早嫁給放羊的王小米了。朝廷見她手提飯籃子，長的也很漂亮，便叫過來，檢查竹籃里的東西是啥。一看，是棗糕。朝廷甭說吃，他根本就沒有聽說過，自然非吃不行。

一籃棗糕吃光了，朝廷還叭噠咀——覺得真甜啊！他計上心來，打算搶走媳婦，給他專蒸糕吃。於是他就故意難媳婦，叫馬上再給蒸一百籠棗糕，要不就要帶走她。

媳婦到家用金簪在院中一画，一百籠棗糕熱騰騰地冒着